

# 论儿童图画书中的死亡阐述及其意义

吴正阳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在经典儿童图画书中,对死亡的阐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这主要表现在:看待死亡时自然的态度,死亡的最终温暖指向,以及死亡在儿童心性关照下的轻逸之美。儿童图画书对死亡主题的表现,不乏轻松幽默与脉脉温情以及天真烂漫的想法,这在满足儿童对死亡认知的同时,也给予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其摆脱了死亡的恐惧,在面对死亡时充满勇气 and 希望。

**关键词:**儿童图画书;死亡主题;死亡阐述;审美价值;生命教育

**中图分类号:**I10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2)04-0005-04

## Discussion about the Explanation of Death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WU Zheng-y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In classic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the explanation of death owns the unique aesthetic value. The main performances are: the natural attitude to the death, the warm direction to the death, and the beauty of death in children's mind. The theme of death doesn't mean there are no entertainment and warmth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The romantic thoughts and ideas from the books make death more understandable for children, which help them get rid of the fear of death and face it with courage and hope.

**Key words:**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the theme of death; the explanation of death; aesthetic value; life education

“爱与死”向来被认为是文学的两大永恒主题,但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却因其读者对象——儿童的特殊性,曾一度出现对死亡主题表现的遮蔽。然而,就像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一样,儿童文学作家们势必要承担起如何向孩子阐述死亡,向他们传达正确生死观的重任。正如蒙田所说:“如果我们想挣脱死亡的宰制,那么就要揭开死亡的神秘,来熟悉它,习惯它,随时想起它。”

不管外界再怎么争论不休,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已经证明了死亡主题在儿童文学中应有的地位和价值。儿童图画书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典型样式,本文试图通过对有关死亡主题的经典儿童图画书的分析,来一窥儿童文学里的死亡阐述,看其与成人文学的不同表现之处,以求确立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对于孩子的深远意义。

### 一、一片叶子落下来——生命的自然

在欧·亨利的名篇《最后的常春藤叶》中,少女琼珊得了肺炎,被疾病和生活困顿所折磨的她,顿时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她躺在床上,看着窗外墙壁上的一株常春藤,数着上面逐渐掉落的叶子,对女伴苏艾说:“等最后一片叶子掉落下来,我也得去了”。住在琼珊楼下的落魄画家老贝尔曼知道了这件事,

为了使琼珊摆脱生命的困境,在一个风雨之夜,他爬上梯子,在墙上画下了最后一片叶子。最后一片叶子没有掉落,琼珊因这一片叶子活了下来,然而,老贝尔曼却因为受寒得上肺炎被夺去了生命。

在欧·亨利的这篇小说中,我们在看到老贝尔曼身上闪现的人间温情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篇小说的另一主旨,那就是作为人的生存意志——人在死亡面前的顽强抗争。老贝尔曼咆哮琼珊的愚蠢想法,并以自己的生命证实了人可以以不屈的精神力量战胜死亡的必然。然而,老贝尔曼毕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对死亡的顽强抗争所隐藏的也是人对死亡的极度恐惧。

在儿童图画书中,我们也许看不到对于死亡如此“铿锵有力”的描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死亡的另一幅面貌——作为生命的自然。利奥·巴斯卡利亚的图画书《一片叶子落下来》,向我们展示的正是一片生于自然、老于自然的叶子。故事的主人公弗雷迪是一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他和他的树叶朋友们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春天、夏天。弗雷迪喜欢在树下奔跑玩耍的孩子,也喜欢安静地坐在树下交谈他们过去时光的老人。秋天到了,冬天也不远了,有一天,弗雷迪看到一些叶子从树枝上落下去时,他吓坏了,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作为树叶中最

收稿日期:2012-02-22

作者简介:吴正阳(1990—),男,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大、最老、也最聪明的丹尼尔告诉大家“到了叶子离开树枝落下去的时候了。有些人把这个叫做死”，“万物都会死。不管是大小，是强是弱。我们先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经历日晒月照、风吹雨打。我们学会跳舞、欢笑。最后我们死去”。

人对死的恐惧几乎与生俱来，死亡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经验的。人类对于死亡的全部知识，都是建立在对他人死亡的现象感知上。在哲学上，死亡即是意味着“我的死亡”。在日常生活中，成人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说死亡，部分原因正是成人也不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死亡的不可经验性注定了它永远处于未知的状态，这种未知不管是对儿童还是对成人来说都是一种畏惧迷惑。弗雷迪说自己怕死，他不知道自己落下去后下面是什么样子的。作为智者的丹尼尔再次回答了弗雷迪，“对于不知道的事，我们全都害怕，弗雷迪。这很自然”，“不过，春天变成夏天你不害怕；夏天变成秋天，你也不害怕。这些都是自然的变化。那么，你为什么要害怕这个死的季节呢？”这不禁使人想到古罗马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的一段话：“当秋日来临，大地染成金色，人可以在低垂的谷穗和成熟的橄榄中领略一种心旷神怡的美，何以人独独对他自己生命的成熟期视若畏途呢？”<sup>[1]</sup>

一方面，畏惧是使人返归本真自我、超拔沉沦的基本方式，死亡和对死亡的体悟则是彻悟本真自我的最深刻最内在的方式。而另一方面，许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彻底缓解对死亡恐惧的现实的作法，最好莫过于把死亡理解为生命的一个自然阶段。在儿童图画书中，对死亡的阐述多凡采取的正是这样一种平和坦然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包括儿童作家叙述死亡故事时的态度，也是故事中主人公面对死亡时的态度。

《獾的礼物》中，獾很老了，老到几乎无所不知，老到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有一天，“他吃过晚饭，坐在书桌前面写信。写完信，他在火炉边的摇椅上坐了下来。他轻轻地来回摇晃着，很快就熟睡过去了”。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安详的充满暖意的画，炉火安静地烧着，獾坐在摇椅上睡着了。在苏珊·华莱的笔下，死亡被描述成一件日常生活的事件，没有预兆，没有苦痛，没有害怕，一切都那么自然。獾也只是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奇怪却很美的梦，他走入一条长长的隧道，抛开拐杖，越跑越快，他觉得自由了，好像已经脱离了他的身体。到这儿，死亡在作者的笔下，已经变成了一场放弃肉体束缚、获得终极自由的过程。

儿童文学作品同样也不回避疾病给生命带来的威胁。在《再见了，艾玛奶奶》中，当艾玛奶奶被告知得了癌症无法治好时，她只是平静地说道：“我的生命可能只剩下一年了，看样子，该做一些准备了。”死亡的迫近并没有使艾玛奶奶跌入绝望的境地，相反，她决定快乐地生活到最后一刻，像过去那

样生活。她像往常一样，到老人俱乐部去吃早饭，出门时依然要化妆，最喜欢的事仍旧是修剪院子里的花草。她不悲伤，也不恐惧，死亡在她看来，只不过是做一次遥远的旅行。

生老病死，本就是人生的常态。将死亡看成是自然生命的一种自然结果，将死亡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来接受，这虽然不似对死亡的顽强抗争那样给人以震撼之感，却也不失为一种大智慧，具有超然的意味。平静的态度，自然的结果无疑能给幼小的孩子以心灵上的慰藉，使他们在面对亲人的死亡时，不那么害怕，能够拿出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就如《一片叶子落下来》扉页上所写的“这本书奉献给经历过生离死别的孩子，奉献给对这种事无法解释的大人”。儿童文学常是在这样的方面，较之成人文学，给人以更深的震撼。

## 二、獾的礼物——爱与死的永恒

“爱与死”是文学的两大永恒主题，却也总是纠缠在一起。即使是成人文学，描写死亡也绝不是让人实现死，而是让故事中的人物和读者在面对必然的死亡时，有所醒悟，从而思索人生，揭示生存的真谛。然而，在成人文学里，对死亡的描写常常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萧红的《生死场》，鲁迅赞其文中描写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但我想，如果一部儿童文学将死亡写成这样的“力透纸背”，那便很有可能不能称其为“儿童文学”了。

在经典的儿童图画书中，表现死亡的主题，总是和表现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弥漫于画面和文字中的，不是死亡的阴冷、恐怖，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是生者对于死者的怀念，也是死者给予生者的勇气和希望。

《獾的礼物》中，獾是一个让人依靠和信赖的朋友，他总是乐于助人，当他快要死去时，他说自己并不怕死，他担心的是他离去之后朋友们的感受。没有人能够把死亡当作一个纯粹的个人事件，一个人的死，首先当然是意味着他（她）的生命（生活）的结束，可是他（她）的死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许多的人和事。就像獾死去时，所有的动物都难过得要命，他们聚在一起，开始想念有獾的日子，细说起獾留给他们的“礼物”：獾教会鼩鼠剪纸，教会青蛙滑冰，教会狐狸打领结，教会兔子太太烤姜饼。不管是从文字的描述，还是从画面中，我们都能感受到到獾和这群动物朋友间的深厚感情。

而在《爷爷变成了幽灵》中，死去的爷爷变成幽灵回来找小男孩艾斯本，为了想起一件忘记的事。在寻找的过程中，爷爷想起小时候哥哥送他自行车、年轻时和奶奶约会亲吻、初为人父时的手足无措，想起参观过的博物馆、去体育场看的拳击赛、喝醉酒时的尴尬，还想起和奶奶年轻时浪漫而疯狂的事。而艾斯本也想起很多的事：爷爷带他去游乐场、看电

影、钓鱼,爷爷冲他大吼大叫,和他一起扮鬼脸、挠他痒痒、把糖藏起来……最后,爷爷终于想起了那件事——他忘记了和心爱的艾斯本说再见。

我们说,生命和死亡不仅是生物性的资料,而且是与人内在有关的基本经历。这种基本经历就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爱。我们接受和付出的爱乃是对生命的肯定,被肯定的、被爱的、被接纳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是幸福的生命。艾玛奶奶在自己的生命最后时刻感叹:“我这一生啊,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候。过去那些失败呀、痛苦呀,现在都变成了甜美的回忆。有些人,我曾经觉得永远都不能原谅,现在也原谅他们了。那个人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做,我好像明白了……”

在这些故事中,死与爱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体味过死,才能深切地懂得爱。正如里尔克在《慕佐书简》中说的:“只有从死这一方面(如果不是把死看做绝灭,而是想象为一个彻底的无与伦比的强度),那么,我相信,只有从死这一方面,才有可能透彻地判断爱”。<sup>[2]</sup> 獾的死让我们看到了獾平日里对朋友们的爱,也看到了朋友们对獾的爱。爷爷变成了幽灵,却只是为了能回来和孙子说一声再见,这里面包含的深重的爱足以让人动容。而不管是獾,还是爷爷和艾斯本,他们回忆起死者生前的事,哪怕是一件极普通极微小的事,都因为死者的离去而变得爱意浓浓,弥足珍贵。

儿童图画书中死亡阐述的一部分意义正是在于,通过死亡充分展示某种较之生命更为珍贵的爱与善的价值。死亡打开了人们的心智,使人们猛然超出日常的沉沦,明白什么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生存的意义又是为了什么。弗雷迪说既然每个人都要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活,丹尼尔就跟他说:“这是为了享受太阳和月亮。这是为了一起过那么长的一段快乐时光。这是为了把影子投给老人和孩子。这是为了让秋天变得五彩缤纷。这是为了看到四季。难道这还不够吗?”可以这么认为,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是以对死亡的认识为前提。只有依据对死的意义的理解,人才能相应地确立自己的人生态度,建立社会生活的行为原则和价值系统。如果不能对死的意义有所领悟,则终难把握生的价值。这是儿童文学作家在幼小的孩子心里播下的智慧种子,让他们从死亡的恐惧中走出来,从而思考死亡,思考生命和爱。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死亡给人带来的沉重打击。如果说在儿童图画书中,死亡总是表现得非常自然,那么这种自然也包括生者面对死者时的自然状态——他们总是很悲伤。獾说他死了,不希望朋友们难过,但是这真的很难,獾的朋友们难过得要命,大雪也掩盖不住他们的悲伤;小艾斯本面对爷爷的死,伤心极了,趴在桌上,哭个不停;《小鲁的池塘》中,好朋友小鲁的离逝使得“我”的眼泪再也停不住了,“我”只觉得这像是一场噩梦;《爷爷有没有穿西装》中,布鲁诺在明白爷爷的死是怎么一回事

后,无尽的悲痛涌上心来。

儿童文学不回避生者面对死者时的悲痛,因为悲痛也是爱的一种表现,是生命的一种常态。每一个和我们关系密切的人都会在我们心中唤起某种特殊的东西,他们唤起的可能是一个人的勇敢,可能是一个人的潜藏的才能,也可能是一个人的脉脉温情。心理学家维雷娜·卡斯特在《体验悲哀》中说,我们往往将他人从我们身上呼唤出来的和一再呼唤的东西当作我们自身,而我们与我们灵魂深处的关系,同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我的关系,无不打上我们同他人的关系的印记,这就是人类的生存。因此,可以这么说,我们所爱的人属于“我们灵魂的另一半”,本质上是我们的一部分,决定着我们的生命感觉和我们对生命的看法。<sup>[3]</sup>

一个所爱的人的去世,就意味着一种共生关系的破裂,这种剥离自然会让我们感到痛心。然而,在维雷娜·卡斯特看来,我们不应该拒绝悲哀,应该体验这种悲哀,体验这种分离,进行必要的哀悼,以便在这个过程中找寻我们对自身和对外界的理解,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分离对我们而言,尽管十分艰难,但是它不仅意味着丧失,而且也是对最大可能地实现自我提出的挑战。于是我们便能看到,獾的朋友们围坐在一起细说獾带给他们的礼物;小艾斯本陪着爷爷去寻找过去的种种美好回忆;“我”和同学们在校园里为小鲁建起了一座池塘;布鲁诺每天晚上入睡前都会看着爷爷的照片,跟他说会儿话。通过哀悼,生者在缅怀死者给他们带来的爱的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心理上的成长,从对死亡的体验化为对未来生活的全新希望。

儿童文学是乐观的文学,它不会让故事在悲哀中停顿,在死亡中停顿,它总是有着最终的温暖指向。等悲伤融化,再提到獾,说起他的又一个故事,大家都露出了微笑;布鲁诺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在故事的最后,迎接他的是米茨姑妈刚出生的宝宝,妈妈说这也许是爷爷又回到他们中间来了。在儿童图画书中,死亡绝不会是终点,就像丹尼尔对弗雷迪说的有一天树也要死,“不过有一样东西比树更强。这就是生命。它将永存,我们大家全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死亡不可避免,但是生命将永存,爱将永存,这便是儿童图画书中“爱与死的永恒”,它们共同荡涤着人们的心灵,丰富着孩子们的情感。

### 三、爷爷有没有穿西装 ——儿童心性关照下的死亡

儿童图画书在表现死亡主题时,除了自然的态度,最终的温暖指向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儿童心性关照下的轻逸之美。儿童文学被认为是具有轻逸之美的艺术品质,轻逸即是一种快乐,一种天真,一种喜剧。<sup>[4]</sup> 无限多样的个体童年所承受的人类的苦难不会比成人减少一点,但他们在承受苦难重压时表现出的勇气、乐观和本能力量是儿童文学

赖以依靠的信念之灯。而这种快乐、天真、勇气正来自儿童的自然心性。在表现死亡主题的儿童图画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儿童心性关照下的死亡总能摆脱沉重,变得轻盈起来,里面不乏轻松幽默,孩子对死亡的认知虽看似幼稚,但天真烂漫的想法使他们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使死亡、也使故事变得充满诗意乃至具有哲学意味。

在《爷爷有没有穿西装》中,开篇就是布鲁诺的疑问“爷爷有没有穿西装?”这也是图画书名称的由来。布鲁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因为矮小的布鲁诺看到爷爷躺在高高的棺木中露出的黑皮鞋鞋底,这黑皮鞋是爷爷特地用来搭配西装的。小布鲁诺这样天真的疑问,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为这个故事奠定了轻松的基调,极大地缓和了爷爷的死给人们带来的沉重打击。事实上,一开始布鲁诺也并不认为爷爷已经死了,他觉得爷爷只不过是睡着了。随后,爷爷的葬礼过程在布鲁诺的眼里,也是有别于世俗的庄严、肃穆、沉痛的场面,而是爷爷活着的时候“从来也没有举办过这么好玩的活动”。葬礼在布鲁诺听来就像是“藏起”,他“经常在装有沙子的巷子里玩藏东西的游戏,所以他当然不能错过看大家如何把爷爷藏起来的机会”。出殡那天,大雨“哗啦啦”地下着,抬着棺木的人缓缓地走在人群前面,突然,有个抬棺木的人绊了一下,他那擦得锃亮的鞋子踩进了一个水洼中,这引得布鲁诺忍不住大笑起来。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小布鲁诺穿着一件红色的衣服在一群透着悲伤情绪的棕褐色大人中间,天真地指着前面抬棺木的人的皮鞋。而当大人们为爷爷哭时,小布鲁诺感到疑惑的仍旧是谁来安慰他们。

在《爷爷变成了幽灵》中,一开始时妈妈说爷爷去天堂变成了天使,可艾斯本实在无法想象天堂的样子,也无法想象爷爷变成了天使的样子,他问妈妈“爷爷长着一对翅膀吗?爷爷穿着白色的长袍吗?”在相应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艾斯本脑海里的爷爷,是一副十分有趣的形象,一个老头子裸着手臂胸膛,穿着白色长袍,长着一对翅膀,耷拉着双臂,一脸无奈的样子。这画面让人忍俊不禁,与前面艾斯本的伤心形成极大的反差。而当爷爷变成了幽灵回来找艾斯本时,艾斯本觉得“这太好玩啦”。他让爷爷按照一本介绍幽灵的书上说的,穿墙走过来又走过去,他还让爷爷学着幽灵的叫声“呜啊啊啊啊啊啊……”地叫。而相应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爷爷滑稽的表情,和艾斯本忍不住的笑。

可以说,在儿童自然心性中,游戏是他们最大的天性。将葬礼想成是“藏起”的游戏、在葬礼上的大笑、爷爷变成了幽灵还和他玩游戏找开心,这正是儿童游戏天性的自然流露。儿童以游戏这样的方式极大地释放了自己内心郁积的哀伤,也给身边的人、给读者带来了沉痛中的些许安慰和快乐。而儿童这种游戏天性的自然流露在充分体现儿童思维、儿童心理的同时,也隐

透露出一种面对死生时的超然洒脱态度。这不禁使人想到我们中国古代亡妻以歌代吊的庄子。

庄子死了妻子,好友惠子来吊丧,可当他来到庄子家里时,却只见庄子安稳地坐在那里,不仅不伤心,竟然还在敲着瓦盆在唱歌。惠子实在不解,原来庄子并非铁石心肠,也不是疯癫,妻子刚死时他也很伤心,可是后来想到人本无声无形,只是在恍恍惚惚之间变出了生命和形相,现在妻子回归自然,安然就寝于天地之间,这岂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何必又来哭哭啼啼?

儿童图画书中,儿童面对死亡时的天真乐观和庄子亡妻以歌代吊所表现的那种飘逸无羁的超脱和豁达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庄子的超脱豁达精神也不过是对自己原初孩童性情的返璞归真。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这样的性情极有可能逐渐消失,直至长大成人,陷入世俗的泥潭而不可自拔。但同时,我们又不不得不看到,这样的天真乐观,这样的超脱豁达对维系一个孩子的精神世界何等重要。

在台湾作家方素珍的图画书《祝你生日快乐》中,小女孩得了癌症,可是当小男孩小丁子问她什么叫癌症、会不会死时,小女孩就说“我妈妈说,癌症又叫‘挨症’,只要我不怕,‘挨’得过去,就没事了”。接着,小女孩又摘了一朵七瓣儿的小白花,一面撕花瓣儿,一面念叨着“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小女孩说最后一瓣儿是“不会”,意思就是不会死。这个数花瓣儿的游戏也是她妈妈教给她的。

如果硬要说前面布鲁诺、艾斯本面对死亡时的天真乐观是对死亡的无知,那么,到了这里,明知面对的是自身的死亡,小女孩那种无畏的勇气,以数花瓣的游戏去面对癌症的恐怖和死亡的冰冷,这其中所透露的又该是多么达观和富有浪漫情怀的精神。小女孩是幸运的,因为她还没有被世俗所侵蚀,而更幸运的是,她有那么一位好妈妈,是她教会了小女孩这一切。图画书中,小丁子也玩起数花瓣儿的游戏,一个“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的细节便说明了这一切。因此,面对死亡时天真乐观的精神不仅是对小孩,对一个成人来说又是何等重要,父母总是以自己的言行默默影响着孩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儿童文学并不只是儿童的文

学。儿童在死亡面前,依旧传递着生命恒在的欢欣和快乐,同时他们也积极构建着一个与现实原则相疏离的“伊甸园”,那便是对彼岸世界的美好想象。儿童天生具有一种超自然的、无拘无束的幻想精神,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儿童图画书中,对彼岸世界的想象呈现出多种面貌。叶子弗雷迪融进了泥土里,獾走向了长长的隧道,《爷爷有没有穿西装》中爷爷的灵魂去往了天堂,《爷爷变成了幽灵》中爷爷则变成了一个幽灵,《小鲁的池塘》中“我”以为小鲁变成了一只蜂鸟飞回来看“我”,《祝你生日快乐》中小女孩说自己不怕死,因为死了就可以变成小天使。

(下转第17页)

界随着这种特殊感觉而变形。且看《鸽子》:

我说鸽子有五对翅膀,  
你不相信!  
有一天,我躺在草地上  
确确实实看到的;  
它们,每一只都这样  
鼓动着翅膀,  
飞上天空去!  
如果你还不相信  
我可以陪着你,  
躺在草地上  
等候它们,看它们  
从我们仰望着的眼睛里  
鼓翅飞起吧!

诗人开篇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小的挑战,鸽子怎么会有五对翅膀呢?西方现代派文学有一个重要的审美特征,即审美内容上突出真实自我的心理行为,追求内在的真实性。在文学表现何种真实性这一问题上,英美意识流小说家普遍认为,只有把内心世界混乱无序、朦胧的潜意识活动直接显示出来,才能真正揭示其内在的真实。在这种创作观点的指导下,他们有意破坏叙述的逻辑性,导致变形和陌生化。从现象世界的角度和理性逻辑的角度看,他们笔下的现实世界是不真实和荒诞的,但在超现实的意义其又是真实的,荒诞本身就是世界本体之真。荒诞化是现代派作家对艺术之真的追求,实质上是一种将生活荒诞化了的真实。在他们看来,客观世界

只是表象,主观现实才是本质,只有突破客观现实去表现主观现实,才能获得“最高的真实”。因此,林焕彰笔下拥有五对翅膀的鸽子是诗人主观的真实,不合现实的理,却合内在的情。

#### 四、结语

林焕彰的儿童诗是海峡对岸吹来的一阵清新甘甜的风,它带着诗人特有的艺术品格:饱满的爱心,盎然的童趣,飞扬的想象和陌生新奇的艺术表现力。林焕彰的儿童诗是简简单单的,我们可以猜想,诗人在写作的时候未必是一味地在追求陌生化的艺术手法,只是因为诗人有一颗不老的童心,所以在观察世界的时候能够发现我们发现不了的惊喜。阅读林焕彰的儿童诗,我们仿佛看到自己的童年,它站在过去的时空里,睁着明亮的大眼睛,好奇而陌生地看着现在的我们。

致谢:真诚感谢方卫平教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

#### [参考文献]

- [1] 林焕彰. 妹妹的红雨鞋[M]. 武汉:湖北少年出版社,2006.
- [2] 张冰. 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1.
- [3] 朱光潜. 艺文杂谈[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67.
- [4] 王黎君.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J]. 文学评论,2005(6):100.
- [5] 布拉德雷. 为诗而诗[M]//伍蠡甫. 西方文论选:下卷.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02.
- [6] 苏霍姆林斯基. 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 唐其慈,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32.

(上接第8页)

这种对彼岸世界的想象容纳了儿童内心最深处的美好愿望和梦想,它又是一种承担,以天真的生命想象点燃起希望之火,支撑起此岸的生命。儿童诗意的想象,使死亡故事呈现出一种轻逸之美,也使得他们那一颗幼小的心灵在面对亲人好友、面对自己的死亡时有了一份无畏的勇气,使得他们能够摆脱悲伤、摆脱死亡,走向全新的自我。

#### 四、结语

精神分析学专家认为,儿童成长过程中有理想化的需求,作为精神意向的外部客体,不论是人还是事物,都可以植入儿童的精神世界并实际影响其人格发展。因此,对有着“理想化”欲求的童年生命来说,为他们提供健康乐观以内化为他们精神世界的那一部分就极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儿童是否能够内化形成相关品格的可能性。

这也是本文只选取关于死亡主题的经典儿童图画书来进行探讨的原因,而这些图画书常被用作是死亡教育、生命教育的范本。在儿童文学中,对死亡的表现虽不像在成人文学中那么密集,但也为数不

少,然而,未必每一部表现死亡的儿童文学作品都那么恰如其分。若一部表现死亡的儿童文学作品有失水准,那么它给儿童带来的影响将是极其恶劣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在表现这一主题时,应当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为孩子创作出具有深厚精神底蕴的作品;我们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在其阅读推广中更应当具有甄别良莠的眼光,以求将最好的有益于孩子成长的作品介绍到孩子身边。

本文集中于探讨经典儿童图画书中的死亡阐述,但鉴于篇幅,对儿童图画书里面的图画未展开作充分的论述。然而,笔者也是希望读者能够自己亲手拿起这些图画书,去寻找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去品味经典、品味生死、品味人生。

#### [参考文献]

- [1] 陆扬. 死亡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 [2] 刘小枫. 诗化哲学[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49.
- [3] 维雷娜·卡斯特. 体验悲哀[M]. 赖升禄,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
- [4] 陈恩黎. 轻逸之美——对儿童文学艺术品质的一种思考[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6.